

# 清末民初留美九年 (二)

衛挺生

## 「中國王孫」挨門責書

李周麟同學和我，按照訓練時所指示的步驟，到了朴里茅茨以後，先去拜會市督學。因為此市督學也是哈佛大學教育學系哈勞士教授的門生，與我有同門之雅。一談之下，他滿口允許作善意的協助。他用電話叫市立中學校長 Mr. Whiting，告訴他，有兩位中國來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學生，現來到本市，想推銷一種某博士編輯的中學生應用參考書，請他幫忙我們將中學生名單及住址讓我們抄寫下來，挨門訪問。中學校長慨然應允。我和李同學立即往見校長，抄寫各學生的姓名住址。

督學先生又介紹市警察局長輾轉介紹二人可寄宿的民家。警察局長詢明有一家姓 Carlton 的人家，家長任職鐵路上的信號旗手。他家裏樓上有兩間空房，經常租給外來的售貨人。這家人夫婦有二子二女。長子已成家立業，別居本州百里外的春田市。次子在市立中學。二女在本市任事，其一任牙醫助手，其二任售物店員。後來才知道，這家人很有規矩。他們肯將住房租給我們兩個中國人，一則因為我們是哈佛大學的學生，為社會所尊重。二則他們想由我們做他們兒女的朋友，藉以抬高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

拿着名冊地址，帶着參考書的樣本，得知某家家長也是哈佛大學畢業學生。我去訪問該家長。見面時，自我介紹。主人很客氣的說，我也是

哈大畢業生。寒暄了幾句後，接着談他的中學生女，與我帶來的中學生參考書。主人言：「你是哈佛大學的同學，很歡迎。你是中國來的，更加歡迎。但買書事，請你不談。」

我去看了幾家工廠工人、店舖伙計等知識水準不高的家庭，有時那本書很順利的賣出了。如是者，每天看十數二十家住戶，賣出去兩三本書。住了一個來月，賣出幾十本書。得書價的一半。公司發出的有每週通訊，印出來說「朴里茅茨地方，以前去的售書代表，多認為無法可售。而兩個『中國王孫』居然有輝煌的成績表現出來。」

很想不到，在此時間，密大的英文系主任教授蘭欽博士，恰好來遊朴里茅茨訪古，而遇見了。很自然的我成了他的導遊人。在他讀「五月花」海船的原乘客人名碑文，他看見了姓 Soule 他說，「這姓可能是法文 Soule 之轉。」我說，「怕是英文 Soule 後加 e。」表示早期英文拼音尚未統一。他很驚奇的稱讚說，「你認識英文字的見解，確實很高明」。但這是因為我曾在該地與該姓的居民談過此姓字的來源所得的知識，而今得此「不虞之譽。」

在朴里茅茨住了月餘，公司指定要我改往本州的 Middleborough 中餘市地方。該市工廠很多。住了幾天，我覺得在該處無何有價值的經驗可得，乃辭職回到康橋市哈佛大學補習我的功課。這月餘間，未用心而遊玩，作售貨員，可當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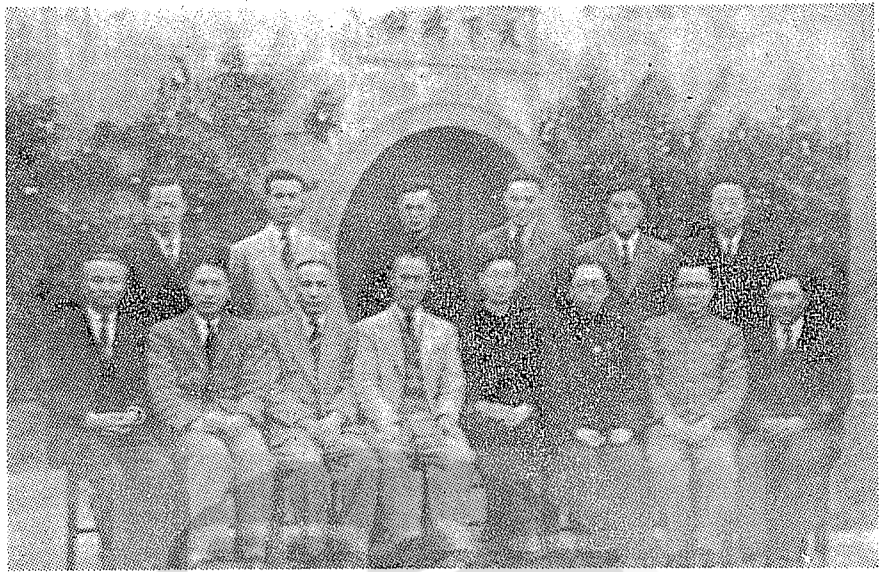
。同時也確實接觸了不少美國社會中產以下的農工商階層人士，而為平時所無法完全接觸而認識到的。

次秋，為我入哈大第二學年的開始。學校照例將我編級，編入第三年級。哈佛習慣，凡轉學入哈大的，照例第一年試讀而不編級，如功課及格則次年編入第三年級，至第四年級讀完，即三年學士學位畢業。清華同班來美者，趙文銳、陳長蘅與我，皆自密溪干大學轉入哈佛，因此而皆在一九一六年夏與我同年（三年）畢業。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學轉哈佛亦然。而張福運則自清華直入哈佛三年畢業。宋子文自上海聖約翰大學轉入哈佛，亦三年畢業。因此而張之哈大畢業班為一九一四年級。梅、趙、陳、衛之畢業班為一九一六年級。宋在一九一二年秋轉入哈佛，三年畢業，為一九一五年級。因此而宋子文在哈大班次，高於我一年級，而清華同班來美的張福運，反而在哈大高於我兩年級。換言之，我先到密大讀了二年書，學分是白費了。在一九一四年秋季始業至一九一五年夏之學年中，我選修的課程如下：

### (3) 農業經濟學，(皆全年)

- 一、經濟學系：(1) 貨幣銀行學，(2) 經濟史，
- 二、政治學系：(4) 國際公法(全年)
- 三、歷史學系：(5) 近東遠古史(全年)
- 四、外國語文系：(6) 德國語文(全年)
- 五、哲學系：倫理學(旁聽，因校章，選課不得超過六門)

因為經濟學是我自定的主系，所以我選修了三門課。我選修「農業經濟學」，因為我自幼出身農村，更因為教授嘉惠爾博士 Professor



民國三十六年本文作者（前排左起第四人）任政治大學教授，主持第一期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與全體考試委員及研究生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為陶希聖教授。

Thomas Nixon Carver，是一位名教授，見解深入，張福運兄特別稱讚。「國際公法」教授威爾遜 Professor G. Gratton Wilson 是國際法的名教授。他的講授非常有趣。「近東遠古史」是由考古學綜合而成的埃及史，巴比倫，亞述史，帶講猶太史。慕爾教授 Professor George Foote Moore 是名教授。在本世紀之初，「中國民族西來說」盛行一時。我立意作一次探源的研究，藉其說中之根據何在，因而得知其說之創自法國學者 Terrien de la Coeprie。遍讀其所著書，未見有可信之確實證據。法文，我以前在漢口學過一些。經過再續讀，已能讀法文書。於是再學德文，以擴大我讀書範圍。

哈佛大學之清華官費同學，多勸我到 Memorial Hall（美國南北之戰紀念大廈）食堂吃包飯，理由是在那裏可以多得些美國高級社會的生活經驗。我因此而第二年自孤坡食堂移紀念大廈食堂。清華四五班同學共十數人，連清華半官費的宋子文同學在內坐在一桌。每日三餐很親切的各談自己的經驗，說說笑笑，聽一聽食堂的交響樂。這確實比上年的生活快活得多。

在這一年中，傳基督教的名士穆德博士 Dr. John R. Mott 在美國與加拿大向各大學作復興基督教信仰運動。寒假中，他在坎薩斯市招集會談，我往參加，會中得識郭秉文博士、劉伯明兩先生及其未婚妻陳芬女士。一九一五年暑假，他又在麻州北田 North field, Mass. 開基督教學生大會，我就在北田接受基督教洗禮，暑假就留在北田基督教學生營休假。

我在北田，遇到原在襄陽傳教的牧師習格理傳教士 Rev. Horace Sibley 返美談起鄉誼。這還是來美的第一遭。每日往談甚歡

。他的兒子 Norman 住當地的 Mt. Herman School 男中學。他的兩個女兒 Dorothy 和 Beatrice 住當地的女中學 North field Academy 讀書，都美好而甚懂事。我很快樂的作他們的朋友。所以一九一五年暑假，是我休息得很快樂的暑假。

秋季開始的一學年，一九一五年秋至一九一六年夏，是在哈佛大學校本部最後的一年，我所選修的功課如下：

- 一、經濟學系：(1) 財政學（全年），(2) 鐵道經濟學（半年），(3) 國際貿易經濟學（半年）。
- 二、政治學系：(4) 政治思想史（全年），(5) 地方政府（全年），又旁聽憲法。
- 三、歷史學系：(6) 歷史學（研究方法論）（全年）又旁聽英國史。
- 四、外國語文系：俄文（隨眾讀無學分）。
- 五、哲學系：上學期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講哲學，下學期羅慈士 Josiah Royce 講哲學（旁聽）。

三年課程讀畢，照例授文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Arts。這樣第一級的學位學習完畢。時一九一六年六月，我於是開始作美國東方遊歷。到紐約，見老同學黃漢傑（即「黃國棟」改名，回國後聞又改名為「黃漢良」）黃在可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學位。因可大插班，不扣學分，所以不像我們轉到哈大插班而扣去一年學分。在紐約，我在黃兄之指導下，遊覽紐約名勝。次往遊費城。昔日文華書院同學孫洛字洪芬，安徽徽州（黃山附近）黟縣人，時在潘州 Pennsylvania 大學學化學，指導我遊覽費城名勝。次到美國首都華盛頓。首先到中國使館（時尚稱「公使館」，尚未陞格「大使館」）見魏文彬博士（他是一九〇九年，中美庚款第一批公費生，他指導我遊覽華府及其近地名勝，如華盛頓故宅等地。共約遊覽了一個月，然後返康橋市哈佛大學。時去上年日本對華提

出二十一條款事未久，我因就暑假下餘時間在哈大圖書館研究中日關係史，而得一深刻印象，即日本之初建國，似與徐福以數千童男女東渡不無關係。但就當年哈大所有之中日圖書，不勝研究此問題而得結果。我乃筆錄其有關各大事而投之於「國防報」，以結束該段之研究。此為三十三年後我在一九四九年重新研著「徐福入日本建國考」亦稱「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之最先初步研究。

此時留美學生出一「季刊」稱「留美學生季報」，胡適主編，曾寫信要我寫文章。我在假期中，一連寫成長短文四篇。寄去季報時，胡適已交卸，王璉繼之主編。四篇論文一次登載同一期之季刊中，很出色，留學同人多稱道之。其冬，張默君女士來遊波士頓城，一見面即稱譽之曰「衛大文豪」。其後可大洪業博士亦來遊，並未見面，而同學之與洪同鄉者，告之曰「哈大中國同學百人，有特別傑出者三人，即陳寅恪、俞大維、衛挺生」。此語在四十年後，洪博士尚談及。

### 葉公綽的懸賞徵文

我在辛亥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被派遣以清華公費來美留學之初，原未規定限期。所以讀博士學位者，如第一批中美庚款公費派遣之公費留學生如胡剛復之在哈大，先以四年期間讀完學士課程，繼以六年時間完成其物理學博士學位，共十年。而我們在一九一六年夏（中華民國五年夏），中國駐華盛頓部之留美學務處，忽通告各留學生，以後留學期限，清華公費限于六年（指中美庚款）。其在第六年不能完成其最後所追求之學位者，得展限期一年。

我此時剛完成哈佛大學之學士學位，却已費去了五年時間，因初二年在密大，而哈佛大學之各高級專門職業研習學院，定期長短不一。醫學則再需時五年始得「醫學博士」。學法律則再需三年，所得為「法學士」（非碩士、博士）

，第四年可得「碩士」，第六年始可得「博士」。而入法學院時必需先有學士學位，入醫學院時亦然。入文理學院或教育學院，則再一年可得碩士，再二年或三、四年可得博士。當時哈大尚未設「公務管理學院」，其工商管理學院，則再二年可得碩士外加二年或三年可得博士。

我當時面臨了歧路，我在大學本部（文理學院）選擇了以「經濟」為主系的時候，原期對於改進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社會建設能够担任一部分的建設事務，五年的求知求能而所知所能者殊不多。若續讀文理學院，則僅有一年的機會，知能之增加有限。經濟學之研究，本以工商為主要對象。我雖無意作工商管理人，但為要能對中國經濟之發展與改造能有積極的貢獻，則工商管理問題的裏面，不可不先有充分的瞭解。

在我留學美國之初，中國一般智識界領袖，皆重視所謂「實業」而輕視所謂「法政」各科之學。其原因乃因當年在日本學「速成法政」之人士，一、二年畢業歸國者以萬數，皆略知法政之皮毛也。因此我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選定以經濟學系為主系時，我的父親和五叔父一致反對甚而失望，而曰「惜乎，以美材而自棄也！」後來，兩老得知經濟學系中有銀行學之研究，認為近乎「實業」可學。為了安慰二老之股望，而亦因在我心目中，銀行在改造中國國民經濟中乃是一重要工具，大之，可有助於國家經濟之改造。于是，乃決計入「工商管理學院」而以「銀行系」為主系。這使我的同學驚訝，因為他們雅知我向來愛好文史之學也。

### 哈大工商管理學院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乃研究院性質，與一般商業學校之教學法不同。一般商業學校之教學，為以教科書或講義為依據，而講授功課。哈大則注重實例之研究。原先哈大之教學法律，首創判例研究，所謂「實例研究

法」(Case Study)而後來全國各大學仿效之。乃此時哈大又創工商管理之「實例研究法」。全國各大學亦同樣的仿效。

哈大工商管理學院之二年課程，第一年多必修課程，舉其名稱于左：

商業政策 Business Policy 請各大公司之主持人，來談其公司之當前問題及其擬就解決之方式而討論之。

市場學 Marketing 細數各種工商事業之組織——縱的組織與橫的組織——及聯絡推銷之策略而推究其成敗之故。

廣告學 Advertising 就各有名之製造品，各別採取之宣傳策略，而分析其效果。

以上為第一年級之共同必修科。而我所選修之主要課程却是銀行金融政策與其對工商事業建設之影響。——此門功課由老名教授斯朴悅古博士 Professor O. M. W. Sprague 講授，他亦是我的論文研究指導人。

我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為何？中國繼承四千年來的農村社會經濟制度，「百畝之田，八口之家，男耕女織，五母雞，二母兔，以供食肉衣帛，自足自給」。雖人民非復「老死不相往來」，而交通仍未出原始階段。鐵路交通動需外債。乃帝國主義者，乘此機會求侵略而控制其政權。斯朴悅古博士乃指導我研究南美各國利用外資與國辦法。此一研究，費時二年，（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所得正是我國所需，我要知道的，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極力鼓吹而願意以國際財力為自由中國改造光明前途的。我之所學，他日可以獻之于國父以作革命建國之一助。

第二學年亦仍有共同必修科如次：

一、契約法，此乃判例研究，與法學院該項功課同其內容。

二、商業經濟地理，此乃全世界經濟地理之研究。

三、商業文書，此乃格式及語法之訓練。  
我的主科銀行學，內容是：  
四、國際金融。仍舊是斯朴悅古教授講授其心得與領導討論。

在一九一八年春，我所研作的「南美A.B.C.三強利用外資與國事例」完成，呈繳。斯朴悅古教授大為欣賞，對全班作獎勵式的報告與稱讚。後來譯成中文，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樣我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六月完成了哈大工商管理學院的學習與研究，而獲得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一九一八年夏，斯朴悅古教授介紹我入波士頓第一國立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去學習銀行實務，稱為 Student Banker，學習銀行一切如銀行行員，年薪美金一千元作為生活費。全銀行十餘部門一一輪流工作過。並由該行顧問介紹入美利堅信託公司 American Trust Company 學習其信託業務。其時第一國立銀行



本文作者留美同學好友名教授陳寅恪夫婦，陳氏為當代史家，中外雜誌迭有報導介紹其平生事迹。

有夜校，傳習西班牙語文，蓋因其有南美阿根廷分行，故獎勵行員學習其語文也。

自一九一四年夏歐戰爆發，其第三年，美國被牽入歐戰旋渦，演成「第一次世界大戰」。自美國參加大戰而勝利屬於美、英、法聯軍，德、義敗績。亞洲方面，日本出兵奪取德國租借之中國山東膠州灣及青島市。歐中東及亞西若干被解放之新邦出現。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洲停戰，次年戰爭結束。此時北京政府之交通部總長葉恭綽（字「裕甫」亦作「譽虎」）特來美國遊歷觀察並赴歐洲觀察，因而感賞徵文，其文題為「英法美三國戰時金融狀況，及戰後復元辦法考」，留美金一千元，指定首獎五百元，二獎三百元，三獎二百元。葉氏乃北京政府官僚中之賢者，領導北洋之「交通系」，設立有交通銀行，故對金融問題之如何處理變亂時之金融，及變亂後之如何使之復元，特感興趣。而此問題確為財政金融之重大問題。我在當年，為要深切瞭解戰時財政與金融之互為表裏情形，珍視此項實際經驗，乃每日抽暇回到哈佛大學，在圖書館，研究三國之經驗及其設施。唯一的大困難，乃在當日，對於中國銀行界金融界所習用之辭與動辭，因在美無處可覓金融習用之辭。不得已而對每一專門名辭，依照嚴復譯英文書辦法，先自行寫出一有歷史之舊名而加以定義，寫成後，自己批評說，按照嚴幾道先生的譯文「信、達、雅」三個標準，「信」與「雅」無問題。而滿紙皆自定新名辭，良恐辭不「達」意。質之當日同學陳寅恪兄，寅恪亦云然。黃叔崑兄（名「華」）在我騰清文稿時亦幫我抄寫不少。應徵結果，我的論文獲得評判委員會決議予首獎。文載民國八年冬季「留美學生季報」第四期（專號），約六萬言。此一論文之研寫，實不啻一年的戰時財政金融研究，後來這些經驗，大有助於抗日時代之

中國財政及金融問題之解決。

在波城青年會宿舍內。房價低廉，而起居甚適。同學吳憲（字陶民，生物化學專家亦清華同班來美）亦住此宿舍故頗不寂寞。一年之中，我省下五百元美金。加上徵文之獎金五百美元，共得美金一千元。美軍復員退伍軍人需要銀行位置。我于是而退出第一國立銀行而重回哈佛大學。一九一九年秋季開學，除當年付學費二百五十元外，款頗够一年生活費用。我乃重入文理學院博士班，讀工商經濟科之哲學博士課程，仍歸斯朴悅古教授指導，他並告訴我一九一八年之碩士論文甚好，祇需稍增加其內容，即可接受之為博士論文。目前問題在先預備總考。他要我選擇四門堂課，以預備總考。當時選擇功課如下：

- 一、經濟學理論的總研究 陶習古教授 Prof. Frank William Taussig
- 二、國際公法海牙判例 威爾遜教授 Prof. George Grafton Wilson
- 三、金融政策與建設總研究 斯朴悅古教授 Prof. Oliver Mitchell Wendell Sprague
- 四、經濟建國史例之南美史或北美合眾國建國史 馬丁教授 Prof. Martin 哈特教授 Prof. Albert Bushnell Hart

前三門功課無問題，應當考慮選擇者為第四門，南美乎，北美乎，為作畢業論文之急需，則當謹慎而選南美史。若選南美史，則當年之功課一致無問題。但不幸而誤聽朋友說，北美成就比南美大得多。「與其細讀南美史，不若細讀北美史」。此語誠然不錯，但為省用時間，以應付總考計。則應先學南美史而留北美史之細讀于畢業後得學位後。但一時受朋友之影響而思想搖動，竟不幸而決選北美史。若兩史同時暫選，經試讀後而去其不需者，亦一明智辦法。乃又復不留回旋餘地，而竟單選北美史，而且未試讀南美史。

東南大學籌備委員

原來講授美國史之哈特教授，全美學者景仰。他對於美國歷史文獻，蒐集甚為詳備。所有美國歷史書目，載有大小書二百餘種。我當初以為彼所需要研誦者，必為其書目中之若干種指定之若干頁。乃在開學一個月餘後，哈特教授宣稱，「全冊書目中之各種書，均需儘量閱讀，不另選擇。年終將以全體考試。」這樣我若將全年工夫都放在這一門功課上尚感不夠。而其歷史之內容，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與我論文及總考之需要毫無關係。而哈大校章開學二星期後，不得改選課程。我這一年選修四門功課，照章必需全部在年終考試得B或A即八十分以上或九十分以上的分數。前三門都好，而這一門不可能及格，亦必需重讀一年始能應總考。「局中一着錯，輸却滿盤棋」。我的指導教授也不能為力。我只能再多讀一年，方得應總考試。我于是索性只盡心盡力研讀前三門功課，而第四門的美國詳細史，置之不理了。

我自十三歲以來，讀書考試，皆能倔強到底而勝利。而這一次因貪多的緣故，竟招致未盡戰而先失敗。於是不得不全盤檢討。此來為求學問乎？為求學位乎？若為求學位，我當時已是自費生，連本年還需三至四年時間。若為求學問，則學習已知門徑。今後有生之年皆自我研究學習之年。於是遂動歸國之念。當時的想法如左：

第一，我自從到美留學之次年，父親與五叔均希望我學「實業」，不願我學政治經濟。換言之，不願我學「人文」學科，而願我學「應用」學科。「工商管理」，而尤其是「銀行學」正是他們所謂「實業」。人文學科之前途為著書教書，所以需要博士頭銜。實業應用學科之前途為做事任事，其所重在舉辦事業而能成功。而成功與否與學位無關。

而我當時同學中最相契的陳寅恪，根本不考慮任何學位，而專意於求知。第二，為求學問，既知門徑，今後世界任何地皆我之「大學研究院」。我若自動研究而有重要成就，自可博得名譽博士（後來果然）。若借錢再讀三年，亦僅能將我的論文內容，加大些。三年時間，三千元債務，似不值得再費。

第三，我離家九年，未見我父母及五叔父。而五叔父即在一九一九年冬病故，而未得一見。現我父親患半身不遂已經三年，我應當回家一省親。同時，九年讀書緊張，亦當休息一時期，再做計較。

有以上各理由，我決計在本學年完畢時返國。因為在一九一四年與郭秉文先生在坎薩士聚會時，談話甚歡。此時他已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而我在哈大工商管理學校之同學而比較我的班次原低一年的楊銓（字「杏佛」），已經任南高的商科主任教授。我函問郭先生，他的學校還需要是否另一位哈大工商管理學畢業的教員。他的復信表示歡迎，他聘我做南高教授兼國立東南大學籌備委員。我欣然接受。如此我結束了我來美留學的九年，時中華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六月也。

七月，我往梅茵邦邦乃濱海岸休息了一個月。在休息中，我作了一篇「邦乃濱消夏賦」及一首英文詩，寄給陳寅恪兄，並請他轉示俞大維兄，汪懋祖兄及吳宓兄就正。九年九月中旬初，返國到上海。首先謁孫前總統於其摩里愛路寓中。孫先生問留學經過，說「現在你該為國家服務了。」我答「挺生留學目的，正在為國家服務建設」。在上海青年會休息了幾日，遂乘滬寧鐵路火車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職。從此結束了學生時代的生活，而新入了生命的另一新階段。

訂份中外雜誌贈送國內外親友是

最好的禮物

一次贈禮。月月受惠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二七〇元  
二年（二十四期）新台幣五四〇元  
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除照上列訂價外，全年另加郵費玖拾元共新台幣叁百陸拾元兩年柒佰貳拾元

訂閱辦法

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或開中外雜誌社抬頭劃線支票或匯票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玖元伍角  
請寄支票，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